

汪龍莊遺書

(一)

望三益空原本

蘇莊饋春

江蘇書局撫刻

學治臆說續說說贅第一  
佐治藥言續藥言第二  
病榻夢痕錄錄餘第三  
雙節堂庸訓第四

龍莊遺書序

棠爲諸生時先大夫館於胡心齋嫺伯家得左仲甫  
中丞所刊汪龍莊先生治說彙纂一書授棠曰小子識  
之非獨做官宜然做人亦宜若是棠謹受之不敢忘甲  
辰大挑南河初攝碭山篆卽以汪先生之書試之甫三  
十五日而去迨補桃源令赴會垣謁徐穉蘭觀察云有  
學治臆說君見之乎汪先生吾太岳也今之州縣大半  
養尊處優不知親民爲何事君年方壯其勉爲之棠並  
謹識之不敢忘嗣爲牧令日以此編爲課程於汪先生  
所言不能盡其萬一然幸不爲百姓所怨惡久欲刊行

此書輒不果後家燬於火并此書失之茲於清河龔式之茂才家得汪先生治說並夢痕錄雙節堂庸訓亟爲鈐板以公同好天下牧令皆能清心實心遵汪先生之書積德造福何有既極方今

聖天子殷殷求治日以救民水火爲念業以菲材受特達深恩罔知報稱惟仗諸寅僚共相砥厲濯磨以補不逮俾無辱先大夫之命則區區寸心所深望於賢牧令朝夕共勉者也同治元年歲次壬戌仲春署漕運總督江甯布政使盱眙吳棠謹序

歸廬殘水像

光緒己丑夏五杭州諸可實手撫



五先

嗚嗚此翁亦名爲士吾雖幾矣  
短局駭視讀幾策畫韻某家史  
壯魄饑驅老靈祿仕於魏辱親  
自惟知止自幸歸林當墨鯨趾  
孤養七十齋間如此更何數季  
食粟而已

歸廬後殘自題

序

余自道州引疾蒙僞僑居長沙幾三十旬同官之  
至省者識與不識多叨過訪閒以吏事商榷男繼  
培繼塚竊錄所聞積久成裘比還里門嫻友將謁  
選人輒來問塗長男繼坊又隨聽而隨錄之長夏  
無事二男各奉所錄以請曰大人曩著佐治藥言  
爲學幕者言之今言吏之爲治有非藥言可該者  
盍寫定版行以申藥言之蘊嗟乎小子休矣余不  
善爲吏卽於廢棄而欲爲善爲吏者言治幾何不  
南轅而北轍也坊培塚請不已因思余之佐治實

蘇且拙而藥言六十餘則過爲師友許可其諸言  
有一得不以人廢乎遂取所錄手爲別擇汰其複  
於藥言者存其可與藥言互參者區分條目得一  
百二十四則析爲二卷自維佐治三十年稔知吏  
不易爲身親爲之慄慄慄慄切墨引繩惟恐小踰  
尺寸庸莫甚焉然區區求治之悃可盟天日也夫  
天下者州縣之所積也爲之令牧者人人各盡其  
職不虧帑不虐民黎庶乂安府廩充實安在不可  
仰副

聖天子勤民之

睿慮於萬一哉自州縣上至督撫大吏爲

國家布治者職孔庶矣然親民之治實惟州縣州縣而上皆以整飭州縣之治爲治而已余曩佐州縣吏而自爲亦止州縣先後商治者大率吏州縣之人余之所知州縣治耳故就數十年目見耳聞憑臆以說止於州縣之治且止於州縣常行之治他如水利荒政治之未親歷者不妄言郵驛工程治之有專條者不贅言言其常不敢及其變言其經不敢通其權繁雜碎瑣詞意淺顯學治者或當節取焉神明於治者非余所能知非余所能言也詮

次既定題其端曰學治臆說進坊培塚告之曰小子異日皆有爲治之責者也遇不遇天也非人所能爲也人所能爲者治而已矣盡其所以爲治不遇何傷離乎治以求遇是詭也志趣不正將事上接下無一而可昧守身之要必貽毒子孫違先人訓誡幸而遇重爲有識者所鄙況於不遇失己之悔庸可追乎夫天下無不可爲之治亦無不可爲治之人治術之不修急於遇者誤之惟不志在速遷循循然以稱職是蘄則知州縣之所以爲治卽知所以整飭州縣之治而州縣無一不治小子識

之有媿友箴仕者持此與藥言並贈倘亦古者贈  
人以言之義歟善爲吏者未必一無異說則請不  
以臆對而勦先民之說以應曰人意之不同如其  
面焉吾豈敢謂吾意盡如人意也哉乾隆五十八  
年六月己卯蕭山汪輝祖書於環碧山房



學治臆說卷上

蕭山汪輝祖煥曾纂

盡心

余言佐治以盡心爲本況身親爲治乎心之不盡治於何有第其難視佐治尤甚蓋佐治者就事論事盡心於應辦之事卽可無負所司爲治者名爲知縣知州須周一縣一州而知之有一未知雖欲盡心而不能受其治者稱曰父母官其於百姓之事非如父母之計兒女曲折周到終爲負官終爲負心

官幕異勢

官以利民省事爲心非有異於幕也然幕據理法心可  
徑行官兼情勢心難直遂民之情可以愬官而官往往  
不易轉達於上官訥於口者不能盡吾所言怵於威者  
又恐逢彼之怒畧涉瞻徇便多遷就此處能於心無負  
方見平日立身功效

志趣宜正

服官一也而所以服官之心不必盡同有急於干進者  
有安於守分者干進者易躁未嘗不進而或以才情挂  
累守分者近庸果能盡分亦終以資格遷除此其中有  
命焉非人之所爲也一念之差百身莫贖故志趣不可

不正

自立在將入仕時

志趣之正全在將入仕時號稱選官輒以裘馬自衒貫  
寓宅假子錢皆將取償官中到任之日勢不能自潔輒  
轉惑溺不至敗壞名節不止諺曰一著錯滿盤輸發軔  
之初何可不慎

訪延賢友

有司之職禮士勤民迎來送往謁上官接寮屬日有應  
理公事簿書陵襍雖能者亦須借欵幕友況省例不同  
俗尚各別惟習其土者知之故到省先宜諮訪賢友聘

請入幕同寅推薦不宜濫許上官情勢有必不可卻者  
甯如數贈脩隆以賓禮勿輕信妄任馴致誤事

得賢友不易

嗟乎幕道難言矣往余年二十二三初習幕學其時司  
刑名錢穀者儼然以賓師自處自曉至暮常據几案治  
文書無博奕之娛無應酬之費遇公事援引律義反覆  
辨論閱遇上官駁飭亦能自申其說爲之主者敬事惟  
命禮貌衰論議忤輒辭去偶有二三不自重之人羣焉  
指目而訕笑之未有唯阿從事者至余年三十七八時  
猶然已而稍稍委蛇又數年以守正爲迂濶矣江河日